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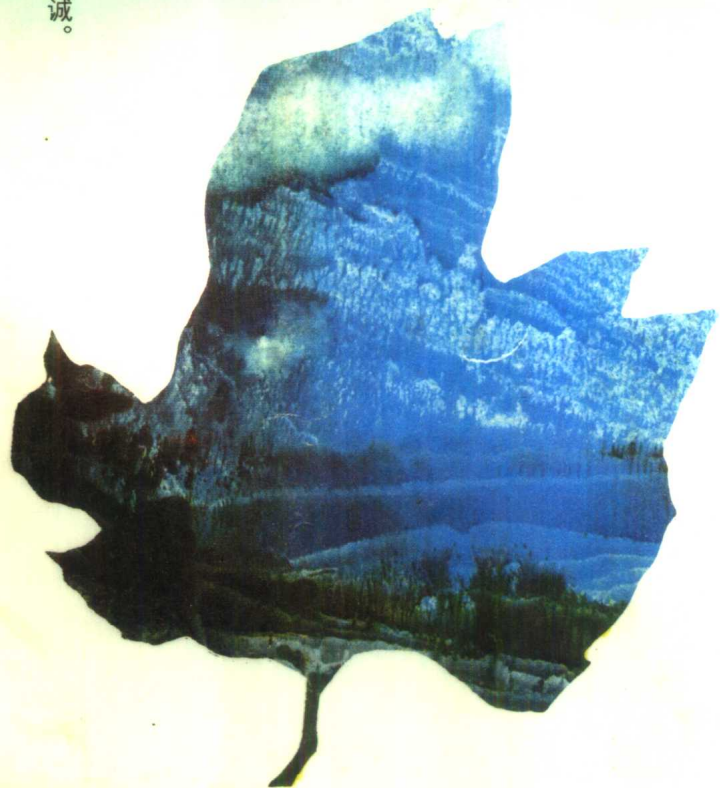
边卡、高原、雪山，
有一支支橄榄绿色的队伍。
作者满含对武警战士的一片深情，

吴明春 著

一叶情

或怀古念旧，或游山观水，
或重踏长征古道，或驱车边防哨卡，
处处事事无不浸透着对战士的情和爱，
倾注着对祖国、对人民、对民族赤热的忠诚。

八一出版社



一 叶 情

新登字(京)117 号

书 名：一 叶 情

著 者：吴 明 春

出版者：八一出版社(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 3 号)

(邮政编码 100034 · 电报挂号 6550)

封 面：解放军第二二〇七工厂

排版者：北京天河公司照排中心

印刷者：北京丰台区丰华印刷厂

装订者：河北三河工商局装订厂

发行者：八一出版社总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开 本：787×1092 毫米 1/32

印 张：6.125

字 数：123,000

版 次：1994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1994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 数：0,001—6,000

书 号：ISBN 7-5081-0062-X / I · 37

定 价：3.90 元(膜)

(如有印刷、装订差错,可向本社调换)

序

悟性之美

金 马

智者，与时代发展同步；

悟性，与艺术感觉共存。

悟性好的人，总是在尝试，总是在实践。这大约是萌生于生命潜在的创造性冲动，却表现为对世间一切美洁的情感与新美的事物的深度感动和热切追求。

读文友明春的作品，这样的感觉就常常走上心头，并在那里久留。由此，我觉得，现有作品的艺术品位是否已经达到了应有的高度就不再显得那么重要，因为有了这样的悟性将不难在日益丰富的人生阅历中终尔进入日臻完善的艺术境界。

情动灵智生。为大自然的性灵立传，为一切美好的事物立传，特别是为壮丽的军魂立传，是这位青年作家几乎看作自己的天职的。他钟情浩阔，探究极致。于是他有时不惜撇开了宏观与微观，而去发掘他所独钟的“介观”区域（非自然科学意义的），于是他发现了黄河长江的分水岭，竟然“只是一个小小的土包，仅比周围的山只高一点点”，也正是这“一点点”，使“普通”兼备了“神圣”的性质。这已不是一种对量的觉察，而是一种朴质然而意蕴深隽的哲理的发现了。这样的灵智的闪光，单靠智力而缺乏悟性的帮助是断然不可触发的。

情深思亦奇。为生活的本色立传，为事物的本源正名，是这位青年作家富于悟性的另一大表征。他写“脊梁”，虽然从生理解剖看来是弯弯的，但那并不代表灵魂的弯曲，他发现了这种弯曲的另一层涵义，即对于一个具有伟岸、挺拔的灵魂的人来说，弯弯的脊梁，正是“为发射崇高理想之箭而拉满的智慧之弓”！他写在橄榄林中的练武的女兵，平实得含情欲滴，于是，他描述了她们由于接受高强度训练而泪流满面的七个场面——对“女人泪”的同情和理解，在这种特定的情境中，所触发的是非“常规”的震撼力度。因为实在说来，正是这富含着自励、自强、自怨、自艾的泪水的折光，映衬出了这些可爱的女兵的灵魂的丰满和壮丽！作家也正是通过对这“泪”的本源的具有审美意向的观照，完成了对女兵们的精神品位和灵魂形象的塑造。无疑地，纯情的沉潜，使作家惊奇地发现了女兵的泪实在是她们营养这个多情世界的另一丛乳泉，那里含蕴着一切语言都无法包蕴的原母般的动人情思……

人格力量从来是文学的骨架。纯情烂漫从来是艺术的血肉。有了这两样东西，再有了愉悦这个可爱的人伦世界的悟性，终不难写出潜藏于心灵深处的美丽情思和诸般感怀，为大千世界增添一分人类独有的光彩。

我为有这样一位作为战士的文友而感到高兴，并衷心祈感他在文学创作中获得更多的成就。

写于1993年8月1日建军节

目 录

序：悟性之美	金马 (1)
--------------	--------

第一辑 雪 原 情

山 雾	(3)
不落的太阳	(6)
不该写的信	(12)
路 碑	(16)
鹧 鸪 山	(20)
特别决定	(24)
火苗正旺	(28)
脊 梁	(30)
夜过二郎山	(34)
雪祭清明	(42)
深山人家	(47)
警服·袈裟	(52)
金 果 果	(56)
傍晚升旗	(58)
敬礼！高高挺立的旗杆	(60)

第二辑 故 土 情

碧水荡漾	(64)
桃花深处	(67)
故居情思	(70)
富 家 果	(75)
雪浪清如许	(79)
红 军 树	(82)
友谊之关	(85)
祖庙寻真	(90)
黄埔静悄悄	(94)
九寨揽胜	(98)
赶 场	(105)
零丁洋怀古	(109)
从金顶下山	(113)
分 水 岭	(119)

第三辑 风 流 情

画出灿烂的人生	(124)
黑脸大队长	(134)
不下岗的哨兵	(140)
碧玉妆成一树高	(150)
咂酒咂出热泪	(163)
滚烫的胸怀	(166)

雪山雪莲.....	(169)
赤心耿耿.....	(177)
让你的心灵闪光.....	(183)

第一輯 雪 原 情

山 雾

这里有山，有水，有雾。

这里的山银裹绿装，与红军长征翻越的大雪山肩并着肩；山脚下的涪江水，与驰名中外的九寨沟的水源于同一山巅；这高山绿水中升腾起密密的雾，把空间填得满满的，把太阳蒙得严严的，不漏下一丝光亮。因此，这里的草要生霉，树要长藓，人要生病……

这里原本就没有人烟，没人敢居住。而如今白云深处却有了人家。一班武警战士的哨所在这高山垭口上。垭口那边是原始森林，垭口下边是几百名作了大孽在那里净化灵魂的特别公民。这垭口有一个与环境十分契合的名字——妖魔坪。战士们看押着“妖魔”一样的人，生活在“妖魔”一样的空间中。前者姑且不论，后者就够让人头皮发麻。从山顶左弯右拐，曲曲折折下到山脚，不多不少三十里，战士们半月后看到报纸，一个月后读到家信，两个月轮流下山办一次事（公私事兼顾）；冬春背冰化水，夏秋澄混水浊水而用。这都不难不苦，让战士们感到最难最苦的要数那山间的雾。

雾，常年笼罩山间，遮阳蔽日，战士们难得见青天。雾还湿人衣服，潮你被褥，连屋子里也被它弄得湿漉漉、水淋淋的，像下过小雨的露天坝，走在上面，不小心，会滑倒，摔

得你鼻青脸肿。半夜里，战士起来站夜哨，好不容易睡暖和的被子，下哨时，又湿了，凉了，睡到天亮，被子还是潮潮的，身上还是凉凉的，没有一丝热气。白天执勤还好办，透过灰白的雾气，尚可观察犯人动静，晚上就难了。天黑雾蒙眼，四野静悄悄，新战士独站夜哨，难免心里发怵，常有老兵带哨、陪哨。夜深了，隔着雾帘聚精会神地观察监舍的新战士，忽听得背后有粗粗的喘气声，以为是哪位仁兄陪哨来了，猛回头，却是黑瞎子（老熊）光临哨位……

这讨厌的雾啊！战士们诅咒着。

其实，这也能忍，最难忍的是战士们患上了风湿关节炎，生活不便，影响执勤。

一天，两名战士追捕逃犯，风湿腿疼难忍，蹲在半山腰的山道上，无法再追了。正巧遇上了花白胡须的李大爷，他住在哨所下面的半山腰，是这深山中战士们的唯一邻居。老人抚摸着战士红肿的膝关节，心里疼疼的，眼里潮潮的……

又是一个山雾弥漫的清晨，一大早李大爷就出门了，向后山走去。他一手持拐把子（山区人背货用的工具），一手握开山斧，背上背着尖底背兜，撬药刀在背兜里一步一跳。路边野草摇头晃脑，将顶上“珍珠”献给老人家的爬山鞋、绑腿带，一股凉悠悠的爽气从脚底窜上他的心尖。雾气像浪涛在他身前身后涌动翻卷。一会儿，老人家的头发、眉毛、胡须上结满冰凌一片，像南极仙翁下凡来。

……

“生在越潮湿的地方，祛湿效果越好。”李大爷来到老熊谷口，想起父亲的告诫。

这老熊谷沟深、林野，远离人烟，老熊、野猪成群，毒

蛇、蚂蝗遍布，就连药夫猎户也避之不往。李大爷到此也仅有一次。那是四十六年前，老人家跟着父亲冒死入谷，为了给藏在家中的红军伤员治风湿病。那时他才十多岁。

李大爷佇立良久，分辨良久，终于找到当年探入谷底的路径。他拉住葛藤、灌木丛，一步一步往下挪去。这时，爬上山顶的太阳突然露出了一个眼角，轻柔的光穿过山雾的封锁，斜照在老人家黝黑的脸上，像是给他以特别的褒奖，老人家心里顿时腾起一阵温暖……

第二天凌晨，李大爷把灌满滚热药汤的大陶罐放在背兜里，用干草把背兜垫得平平的。老人家背上背兜，推门而出。此时，晨曦初露，山间塞满大雾，老人沐浴着这天地间最纯洁的雾向垭口走去。向武警战士的哨所走去。

老人家一路行来，带起一股温暖的雾，香甜的雾。这雾是从那大陶罐缝边袅袅冒出的缕缕热气汇成。这热雾像檀香一样馥郁，像兰花一样幽馨。你如吸得一口，定会甜得你钻心，香得你忘情。

我就是有幸吸到这香甜晨雾的武警战士之一。

不落的太阳

你看，夕阳西挂，满天红霞，碧波黛峰染得金黄；亮闪闪的碎浪荡起山影，挺拔峻秀的山巅托举鲜红的太阳。我被这绮丽的景色迷住了。久久不能自己。这是一帧极普通而又珍贵的照片。普通源自我这个蹩脚的拍照者，珍贵是这照片给我以美好的回忆，无穷的遐想，而视为珍品，深藏影集之底，偶有知己者造访，方展露品赏一番。

夕阳在照片上凝固了，永远落不下去。

这照片拍的是西柏坡村的落日余霞晚景。

看到照片，那段游西柏坡奇遇又历历在目，令我终身难忘。

这是隆冬的下午，独我一人，搭过路客车赶到西柏坡——我早已向往的圣地。但此时几无游人，临近了尚不知路径。踟蹰处遇一年轻战士，他见彼此是军人，欣然领路。亲切对话中，知其是新兵，湖南人，所在工兵营正在此地拍摄《大决战》效力。战士人很熟，未买门票，还专门请来解说小姐，为我导游、讲解。我乐得从命，随他们的脚步走进各个展室，走进辉煌的历史中去……

1 炮火连天，勇士奋战，决胜千里，沧海变桑田。与这里的布衣主人、漆皮斑剥的旧桌、裂口开花的破椅、简陋寒碜

的会议室、环绕茅舍田园的红土泥路、跑空袭的低矮潮湿的山洞等等，有没有特殊的必然的联系，有一种什么样的特殊的必然的联系？从逻辑上讲，从兵法上讲，从天道人心上讲，谁能讲清，说透？我竭尽思考的触角去寻，去觅，去挖，去掏，去摸，去感知，去推论。最后，我似懂非懂，半痴迷半醒悟……

登上后山坡，天宇间淡云散去，满眼霞光，一派通红，我惊喜若狂；忙举起相机，向红霞扑去。于是有了那张普通而珍贵的西柏坡晚照。

时间不待，当晚我必须赶回石家庄，匆匆告别西柏坡，奔后山公路而去。而最后一班进城的过路车早已开走。正焦急无奈，路旁新盖瓦房里出来一老者称：兴许有货车路过，可捎搭。我见他面善语诚，信了，静下心来等车。他陪我聊天。话题一到西柏坡，老人家眼睛一亮，语言立刻舒朗开来：“我就是这山凹人，土生土长。当年毛主席在这里，我站过岗，放过哨。老人家进北京后，我南下了；抗美援朝，跨过鸭绿江，打过美国佬。一九五八年转业在县城工作，前年退休了。”

“你为啥不住县城呢？那里条件比这里好多了。”我不解地问。

“恋故土啊！我走过不知有多少山、多少水，总觉得都没有这里好啊！这里的山、这里的水、这里的树、这里的草，俺就是看不够……”他现在每天早晚总要围着西柏坡后山散步。

天渐渐黑下来，路上连汽车影儿也没有。我急了，心想今晚糟了，没车到石家庄，这近百公里路咋赶呢？

“呜突突……”西边来了一辆摩托车，两轮的。车把式后座上顺着一根长长的测量标尺。老人忙拦住，讲明情况。他

倒爽快，答应了。迎着呼呼灌耳的扑面风，我大声地询问这位红脸膛驾车人。他细致地开着车，头也不回地回答我。他是前村的，离此仅十里地，到山那边搞水利测量，为西柏坡水库建配套工程，想让更多的老百姓享受到那汪碧水的恩泽。

说话间，前村已到。他离开公路，径直把车开到一个正在场院里教练摩托车的大个子面前，向他交代：“张五娃，这位解放军（应为武警）要到平山。你送他一程。我有急事回家。”周围闲聊的群众，围上来七嘴八舌：“五娃，送送，当练手艺嘛！”“五娃，你这新摩托车也该出出力了。”……此时，夜朦胧，人朦胧，我看不清众人的脸孔。但这声声话语，听得出是热乎的。这话语好耳熟，仿佛听到当年毛主席在西柏坡亲切询问老农民农事的声音。

五娃一句话没说，把手一挥：“解放军，上车吧！”我急忙跳下这辆车，上到那辆车。五娃一踩油门，新摩托车飞走了。我连道一声谢也没来得及。

天完全黑了，黑周似煤洞，没有一星光亮，路上无行人、车辆，只有我们这孤单的摩托在荒山野地里奔跑；天地好像一下子变小了，我感到气紧、寒冷，心里发怵：这天黑地暗的，我一个外来军人，人地两生。五娃靠得住吗？要知道，那场政治风波刚过不久，听说人们对军人还有些误解呢。……

“你不舒服吗？”五娃打断了我的胡思乱想。好像看出了我的心思，坦诚地向我介绍他：“我过去是这村里有名的光棍汉，这几年搞活了，我开店做生意，赚了不少钱。这二年娶了媳妇，盖了房，最近又买了这摩托车，刚学会驾驶。”他说，现在的日子，以前连想都没有想过。他很满足了。听着他诚实的自述，我看到车的前灯像一柄利剑，穿透黑夜，向前扫

去。我的心踏实了。

“这里是乡政府，找乡干部想法子去。”五娃边说，车子已到乡政府门口。碰巧，遇到派出所长。五娃停下车。我立即向所长讲明情况。所长拍了拍张五娃的肩头：“好样的，你的任务完成了，可以回去了。”说完立即带我到公路边截过路车。五娃却推着车，跟着我们，说要看到我找到车才走。一会儿，来了一辆手扶拖拉机，是到十多里外拉煤的。所长嘱咐司机：“你负责送他到岔路口，等来开平山的拉煤车，他走了，你才走。”于是，我又上了手扶拖拉机后车厢。当我与所长他们挥手告别时，望着他们高大挺直的身影，像看到烽火连天的战争年代，这里的乡亲舍生忘死，接送一个个、一批批党的、军队的干部，传送着一份份重要的军事情报的情景。我的眼睛在黑夜里更加模糊了。

拖拉机这种低速、大颠簸的交通工具，不避寒风，不避尘土。我闭上眼睛，蜷着身子，任其东碰西撞，上腾下跃，左摇右晃。这颠抖尚可忍，难耐的是逼人的寒风。何况我这个初来北国的南方人。我咬紧牙关，努力遏止上下牙帮打架。不久，车突然停了，一件棉大衣披到我身上。我一看司机身上的大衣没有了。忙喊：“不行，你更重要，还是你穿。”他不容反驳地吼道：“我比你经冷！”说着，“突，突，突……”拖拉机又跑起来了。不知咋的，我的耳畔响起了陈毅元帅的名句“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多好的中国老百姓哟！无论过去和现在。我在心里赞叹。很快我的身上暖和了，但最感温暖的是我的心。

不知过了多久，我们突突到了岔路口。司机与我并肩站在路中央，顶着刺骨的寒风，翘首黑夜深处，盼望尽快冒出